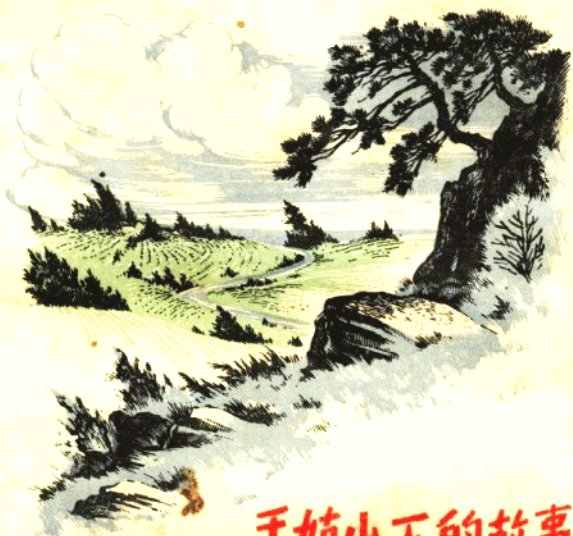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玉姑山下的故事

蕭 牛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三月雪 .....     | 1  |
| 玉姑山下的故事 ..... | 44 |

## 三 月 雪

---

深夜，党委書記周浩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这是他調到师范大学的第四天晚上。

周圍靜靜的。他打开灯，在桌前坐下来，拿出白天中文系学生支部送来的五份入党志愿書。需要事先看一看，以便在下次党委会上审查批复。

他仔細地一份份地翻閱着。

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他的眼里——李淑娟。

他激动而匆忙地找到“家庭”栏，上面写着：“父亲李維民，四十五岁，共产党员，現在工业部工作。”下面括号里写着：“母亲刘云，共产党员，一九四三年牺牲。”

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用手指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又讀了两遍。

一点也不錯：李淑娟……李維民……刘云……一九四三年

牺牲。

他扶着桌子站起来，几乎是大声地自言自语道：

“呵！生活中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，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！这竟是真的？”

他拉开門，要立即打发人去找来那个他寻找了十几年沒有找到的人。

但是已經是深夜了，一切人都就寝了。

他返回屋里，匆忙地打开自己存放文件的皮箱，从箱底拿出一本破旧了的日記本。他的手因过于激动而有些颤抖。本子当中夹着一朵干枯了的、洁白的花。他輕輕拿起那朵花，凝視着，在他的眼前又浮現出那棵迎着早春飄散着濃郁的香气的三月雪、蒼郁的松林、松林里的烈士墓、三月雪下牺牲了的刘云……

他放下那朵三月雪，慢慢地翻着本子，过去的一些生活片断又浮現在他的面前。

## 二

那是艰苦的一九四三年。

那时，他正在胶东一个边缘地区担任区委書記。反“蚕食”斗争正在最紧张地进行着。初春的一天，从县委派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。她穿着很朴素，完全是农村妇女的打扮，眉宇間显出一种高雅、善良而又剛毅的神情。她帶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。县委的介紹信上写着：“茲介紹我党党员刘云同志到你

区协助工作。此致周浩同志。”后面又注了一行小字：“刘云同志系李維民同志的爱人。所带女孩是他們的女儿小娟。”

“我們認識一下吧，”周浩請她們坐上土炕說，“我就是周浩，李維民同志是我的老同志老上級，可是我們却還不認識。你是最近从魯南回来的吧？”

“一月中旬回来的。”刘云說。

“你怎么沒有留在县委工作？”

“为什么哪？”刘云笑起来，“县委的人已經够多了。难道你这里不需要人嗎？”

“不是，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說……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”刘云笑着打断他的話，“告訴你，維民調到区党委学习去了。”

“学习去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四天前。”

他忽然觉得沒有話說了。停了一会，刘云笑了笑說：

“給你介紹一下我們的小閨女吧。这孩子有点認生，到了生地方不愿說話，可是一熟了，話就說不完。小娟，这是你周叔叔。”

“周叔叔……”从炕上面傳來一个低低的声音。

这时他才很好地看了一下坐在炕上的那个女孩子。她圓圓的臉，齐耳的短髮，一双烏黑的眼睛落落大方地盯着他，臉上带着安詳而沉靜的表情，眉宇之間有着她媽媽的那种神情。身上

穿着一套旧灰軍衣改成的棉衣。看来，媽媽是很費了一番心思的，衣服做得那样合身，使得这个小姑娘在沉靜中又显得有些精干。

“你听，一口魯南腔，在魯南长大的。”刘云用爱撫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說。

“这話音倒很好听。”周浩說。他又轉向小娟，“怎么样，小娟，喜欢不喜欢我們这地方？”

小娟看着媽媽，媽媽也正在看着她，于是母女俩一齐笑了。小娟笑得是那么天真。最后媽媽說：

“我們这小閨女一来就喜欢上这地方了。在县委住着的那几天，成天磨在海边上，連吃飯都忘了。为这事，还受了我和她爸爸好几次批評。”

“怎么样，接不接受批評？”周浩被这母女俩的愉快所感染了。

“讓小娟說吧！”

可是小娟只是笑着不說話。最后还是媽媽說：

“接受，可就是光接受不改。”

小娟仍然沉靜地微笑着，眨着一双大眼，时而看看媽媽，时而看看这个新認識的周叔叔。

“上学沒有？”周浩又問。

“沒有，”刘云說，“我自己教她。你看我三天两日就調动，孩子哪能到学校上学。”

“不过还是到学校学习好些。”

“是啊，尤其是工作一紧张，就把孩子的学习忘了。不过有利的一点是我以前还教过书。”

“这我倒不知道。”

“教过书。”刘云接着说，“那时是为了在敌占区的一个镇子上做秘密工作。一直到四〇年，一个叛徒叛变了，站不住脚，才跑了出来。”

“噢！”周浩沉思地应了一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计划在他的脑子里闪了一下。……

第二天刚吃过早饭，刘云就领着娟找到周浩，问道：

“我的工作决定了吧？”

周浩没有立刻回答，他望着她，好象要从她那里寻求什么回答似的，停了一会才说：

“决定了。”

他为这个决定曾犹豫了一夜，他不知多少次要改变这个决定，然而现在，他终于说出了那三个字——决定了。

“你请坐，刘云同志。”他站起来，走过去把门关上，在屋里来回走着，却不说什么。他把站在炕边的小娟抱到炕上，问小娟吃饱了没有，昨夜睡觉冷不冷。可是刘云已看出他是在掩饰自己的激动。她看着他，从经验中，她预感到将有一场严重的谈话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刘云同志，”他终于说了，声调是严肃而缓慢的，“这不算最后的决定，你还可以提出意见。我是觉得你过

去曾經作过这样的工作，有經驗，又是个有孩子的女人，不引人注意。我們准备派你到龙山去。”

“就是上月收复的那个据点？”

“就是那个据点。”

“我沒有意見，你給我写介紹信吧。”

“不需要帶什么介紹信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周浩苦笑了一下：“把你介紹給誰呢？那是个空白村，沒有黨員。”

“空白村？”刘云重复了一句，这三个字竟这样使她激动。以前，自己曾经历过困难，也经历过危險，可是时时都有自己的同志在身边。如今，自己第一次要一个人来应付一切。但是，难道自己能說出不去的話嗎？

“我們的意見是，”周浩接着說下去，“你还象过去一样，以教員的身分到那里工作。”

刘云沉默地望着他。

周浩走过来坐在刘云的对面：

“你知道，刘云同志，事情会很困难，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村子，国民党魯东行署在那里住过，敌人在那里安过据点。据我們初步了解，全村三百多戶人家中，有二十多戶伪屬，有三十多个国民党員。估計，潜伏的特务也有。敌人新的据点徐村离那里只有三十多里路。”

“这些都没有什么，困难的是只我一个人。”

“不过，那里也有我们的人。你去找烈属李凤英，她会向你把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些。而且她是你第一个发展的对象。”

“区委关于任务方面的指示是什么？”刘云问。

“任务是这样，你争取在短时期内，大体说，在两三个月内，把村里情况摸清，结合着做一些发动群众的酝酿工作。我们研究一下情况再指示你下一步的工作，一般地说，是发动群众，反奸诉苦，建立我们的武装和政权。”

刘云点了点头。

“再者，”周浩接着说，“你不必隐藏你曾经是一个干部的身分。你是外地口音，一听就听得出来，你越隐藏，那些坏家伙会越疑心，所以倒不如公开表示出这身分来。你就说以前在县政府做缮写员，现在复员了，到地方来做教育工作。”

“好吧，我是不是马上就走？”

“下午再走吧，一会王公安员回来，他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再向你谈谈。主要的是要提高警惕。你有武器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孩子应该怎样安置？”

“你说小娟，当然我要带去，这孩子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，在我眼前我还放心些。……”

下午，刘云带着小娟走了。周浩把她们送到村头。小娟愉快地挽着妈妈的手走着，时而弯下腰去，采摘着路旁初春的野



花。分手的时候，她忽然用那么高的声音喊着：

“周叔叔，再見。到我們那儿去呀，我和媽媽請你吃春餅。”

“再見，跟你媽媽去好好念書。”周浩笑着搖了搖手。但當她們轉回身去的時候，他的臉色却立刻沉下來了。他出神地望着小娟遠遠離去的身影。如果說，昨天晚上他主要是為劉雲的命運擔心，而現在，他却更多地為這孩子擔心。

### 三

三月初旬，周浩決定親自到龍山村去看看。

他到了龍山村的時候，已經是晌午了。村里靜悄悄的，街上一個人也沒有。敵人給這個山村留下了滿目的荒涼：到處是燒毀和拆毀了的房子，滿街堆着碎磚爛瓦，許多人家在牆角搭一個草棚住着，遮不住風，也擋不住雨。

他從一個蹲在牆角曬太陽的老頭那里打聽到學校的地方。

學校在村南頭的一所破廟里。院牆都坍倒了，教室的窗戶也完全沒有了，上面安着用秫秸扎的窗櫺，到處是亂石堆，到處是荒涼。但在荒涼中却顯出一些經過人整理的痕迹，使人感到一些生氣。

靜悄悄的，東邊小廂房的煙囪冒着煙，他便向東廂房走去。

推開門，他看到小娟一個人在做飯。小娟聽見門響，轉回頭來，一看見他，臉上馬上浮現出笑容，跳起來，一只手提着一根撥草的枝條，一只手拉了拉衣襟，叫道：

“啊，周叔叔，是你啊！”

周浩弯下身抱住小娟，用爱抚的声調問：

“怎么，你在做飯，你媽媽呢？”

“我媽媽訪問去啦。”

“到哪里訪問去啦？”

“到村里呀，她天天晚上，还有星期日，都去訪問。”

周浩放开小娟，开始打量起这小屋来。靠南是一鋪炕，炕上放着一小卷行李，貼炕是一个鍋台，地下一張小書桌。

“怎么小娟，你們就住在这里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沒有到李鳳英家去住？”

“李孀子来叫了我媽好几次，她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灶里的火燒到灶口外边了。小娟哎呀了一声，急忙跑过去用脚踏熄，又轉回身來說：

“你坐下来，周叔叔。你渴了吧？我揭开鍋盖舀点水你喝。”

周浩搖了搖手，走过去在炕沿上坐下，望着小娟用枝条一点点地把草撥到鍋底下去。

“怎么样，小娟，这地方好不好？”

“剛来的时候觉着不好，这会觉着好了。”

“那是怎么的？”

小娟笑了，沒有回答。停了一会却說：

“你知道，周叔叔，这西面山上可好玩啦。”

“嗯，你去过？”

“去过，跟小英一起去的。那山上那么多的迎春花，还有棵三月雪，开花了，雪白雪白的，那么香呀，一走到山根下就聞見了。”

“你們看見烈士墓沒有？”

“看見了，就在三月雪那里。小英說，那三月雪下埋的是个女同志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周叔叔，真是個女同志嗎？”

周浩点了点头。小娟的話使他想起了独立团那个年輕的女卫生員，那个有些孩子气有时又那么严肃的卫生員。还有，自己的战友高劍同志。他們牺牲整整一年了。如今，三月雪又开了，可是他們却永远长眠在那青山上……

“小娟，你和你媽媽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？”停了一会，他問小娟。

小娟看着他，看样子是不知怎么說才好。周浩改口問：

“有学生来吧？”

“来啦，六十四个，一二三四年级都有。媽媽两边上課。我也上課了，在二年級。”

“有書沒有？”

“沒有，媽媽自己編的。”

“村里有人管学校嗎？”

“有个文教主任，叫宫庆德，鬼子在这里的时候就管学校。媽媽說他是个恶霸。他老找别扭，粮食也不給，草也不給，上星期一天多沒做飯，”小娟怨憤地說。

鍋里咕嚕咕嚕响起来，屋里弥漫了蒸气。小娟打开門，把剩草抱到門口，拿起扫帚扫起地来。

“以后怎么又給了？”

“媽媽起初对他說好話，他不听。以后媽媽說：‘走，小娟，咱們回区上去吧！’他就着急了，下晌就送东西来了。”

“下晌就送来了？”周浩笑起来。

“嗯，剛吃过晌飯就送来了。直給媽媽說好話，說，不关他什么事，是老百姓不給。媽媽說，就是他坏。我看也是他坏。”

“你怎么看出他坏？”周浩把小娟拉到身旁，握住她的手問。

“和魯南王庄那个地主一模一样，留着小胡子，那么胖。——噯，周叔叔，他們还給貼了帖子。”

“什么帖子？”周浩急忙問。

“就是紙呵，写了一些字，貼在教室外面牆上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小娟拉开抽屜，从一叠書和本子当中抽出一張折叠着的白紙来，周浩翻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不識字就別來教書，白吃老百姓的粮食！

“誰看見的？”周浩仔細地把它叠起来。

“我看見的。早晨我去打水，一下子就看見了，我就告訴了

媽媽。媽媽就去把它揭下來了。”

“你媽媽說什麼？”

“媽媽什麼也沒說，就笑了笑。吃飯的時候，媽媽說，這些東西真壞，以後還不知想出什麼壞主意來呢，說叫我小心點。”

“是呵，”周浩看着小娟的臉說，“是要小心，小娟，這村子有不少壞人。”

“那一天，媽媽叫我上文教主任家去要草，他還問我哪！”

“問什麼？”

“問媽媽呀！”

“問你媽媽什麼？”

“問媽媽以前在哪做什麼。他還說媽媽怎麼好，怎麼好。”

“你說什麼？”周浩急忙問。

“我說媽媽在縣政府工作來，老是寫什麼，以後縣上精簡啦，她就來教學啦。”

“呵，好小娟，誰告訴你這麼說的？”

小娟做了個頑皮的样子，兩眼故意睜得大大的，認真地說：

“是你教給媽媽的呀！”

周浩一把把她橫托起來，在地上旋轉着，高聲叫着：

“你這個小姑娘，你這個小姑娘……”

小娟大聲笑起來，喊着：

“噯，周叔叔，我頭暈了！”

正在這時，劉雲推開門跑了進來，一看見周浩，驚喜地說：

“哎呀，是你来啦，太好了，我正想找你去哪！”

周浩放下小娟，笑着向刘云问：

“怎么，访问完啦？”

“嗯，到西庄上去串了个门。”

“对，西庄上应该多去走走，那里差不多都是基本群众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住在这里，不住到李凤英家？”

“住在这里照顾学生方便些。不过，住些日子我就要搬过去。”

“不，应该早一点搬过去，这地方太偏僻了。”

刘云略微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紧，现在还没有惊动他们，不会有什么事。——你什么时候走，我准备把这一阶段的情况向你报告一下。”

周浩笑着望了望小娟说：“基本情况你的小报告员已经向我报告了，给你贴的帖子，还有一天多没吃饭。——怎么样，是不是我去跟那个文教主任谈谈？暂时还得应付着他哪。”

“不用，暂时我还应付得了他。你知道，根据初步了解，他可能是个中心人物。”

“很可能。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，在我们还没有动手之前，千万不要惊动他。多注意他一些，了解得彻底，打得才能有力、准确。维民来信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周浩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到西庄宫本才那里去趟，情

晚上談，在李鳳英家。”

“可真是，”刘云說，“你說起宮本才我想起来了，你知道他在群众中很有威信，是个很好的干部。”

“是呵，他很早就跟我們接近了，可以很快地发展他。”

“你在这吃过飯再去吧。”

“我到宮本才那里吃去吧。”

“你今天还回区嗎？”

“不，明天回去，明天我还要到烈士墓去看看。”

他拿起小包裹向外走去，一轉身看見小娟，就又停下来，对刘云說：

“你們这姑娘太好了，我太喜欢她了。”

刘云望着小娟，笑着說：

“喜欢，就給你吧，我正嫌帶累我哪！”

“听見沒有，小娟，”周浩略微弯下身来向着小娟，“你愿意嗎？”

小娟向媽媽使了个眼色，清脆地答应着：

“愿意，明天我就跟你走。”

刘云笑起来，說：“怎么样，这下你可惹麻煩了，我看你可怎么办吧！”

“不怕，不怕，”周浩也笑起来，“区上正少个炊事員哪，我看你們这个小炊事員滿合格。”

小娟送周浩到大門外，低声对周浩說：